



其实最初，
他只是不想被她看不起而已，
却不想那情，竟刻了骨，铭了心……

将军媚

JIANGJUNMEI

上册

云外天都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将军媚

JIANGJUNMEI

云外天都 著

上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军媚/云外天都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399 - 4137 - 0

I. ①将…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4243 号

书 名 将军媚 (上、下)
作 者 云外天都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姜娴娟 刘红梅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506 千字
印 张 41. 5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137 - 0
定 价 49. 8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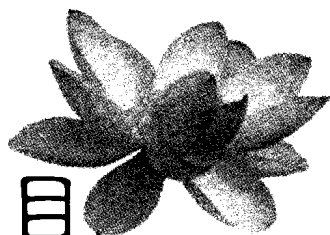
上册

【楔子】

【第一卷】 俏将军 弱美人 西疆故人暗生情

第一章 锦绡罗帐	011	第十二章 对酒欢歌	157
第二章 反戈意外	026	第十三章 商团惊魂	172
第三章 祸水东引	038	第十四章 又见故人	187
第四章 点滴试探	048	第十五章 雪羽暗香	198
第五章 呦呦鹿鸣	060	第十六章 假戏真情	215
第六章 君少将军	073	第十七章 暗潮渐起	231
第七章 织艺大典	089	第十八章 风云突变	246
第八章 假意虚情	102	第十九章 三堂会审	255
第九章 前情往事	116	第二十章 步步紧逼	272
第十章 美人祸水	129	第二十一章 风水轮流	289
第十一章 打草惊蛇	143	第二十二章 直抒胸臆	304
		第二十三章 暧昧温情	318
		第二十四章 抽刀断水	329

【第二卷】 伪公主 虚佞臣 仇恨刻骨太子废



目录

CONTENTS

下册

【第三卷】 真情人假死人痴心王夸甘人瓮

第二十五章 失而复得	343
第二十六章 人心难测	357
第二十七章 嫡女正妃	369
第二十八章 独立寒宵	383
第二十九章 玉碎人离	395
第三十章 另类治疗	403
第三十一章 注事情怀	409
第三十二章 阴霾渐近	419
第三十三章 心甘情愿	430
第三十四章 抛砖引玉	445
第三十五章 暗影现身	457
第三十六章 红绡帐暖	472

【第四卷】 狠亲人痴爱人相思人怀将军媚

第三十七章 以身易命	485
第三十八章 挑拨离间	498
第三十九章 借刀杀人	511
第四十章 意外之喜	522
第四十一章 同病相怜	535
第四十二章 身份之谜	548
第四十三章 刀山勇士	562
第四十四章 我只耍她	577
第四十五章 相思之蛇	592
第四十六章 真相大白	603
第四十七章 诱敌深入	616
第四十八章 古怪圣者	633
第四十九章 入骨相思	645

【楔子】



元和年间，建都城发生了好几件大事，有悲也有喜。世人都爱先喜后悲，就好比那吃药，先吃一块糖把舌头弄得甜了，药再苦也咽得下去，那就先说喜的吧。

永乐帝听了监天司的建议，建了一个高台，隔三差五地夜观天象，整天研究紫微星是明是暗以及围绕着紫微星的天相、禄存、天马三星是照着紫微星，让它更亮，还是只管自个儿发光。

如果某一天，紫微星特别亮，皇上就招呼后妃中擅舞的，在高台上跳上一曲，饮上一杯小酒。那台筑得高，比宫里其他建筑高了很多，大理石的台基，外墙嵌了琉璃灯盏，内燃鲸油，将整座台照得仿佛黑夜里流光溢彩的一个长形玉柱。丝竹声起的时候，上面的人轻纱曼舞，几欲飞仙，自是整个皇宫的人都看得见，听得到。一听到丝乐之声，众宫人都松了一口气——明天有好日子过了。

当然，如果高台上悄无声息，众宫人就会互相转告——小心点儿，夹紧尾巴做人。

皇太后垂帘听政了很多年，但到底儿子已经长大了，她老人家身子骨也不好了，精力大不如从前，于是退避后宫，和人打打麻将，晒晒太阳，不大管事了。

偶尔听宫人们说起皇帝勤政，时不时夜观天象，她也只是叹一口气，道：“由得他去吧。”

对皇宫里的宫人来说，人命如草，主子的喜怒无常更是难测，一不留神，丢了小命，你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所以，这高台一建，对皇宫里的宫人来说，确是一件喜事……最起码，明天的事心中有了数，可得赏赐还是有可能挨板子，有

了心理准备，就不那么惶然无助了。

可世上的事有喜必定有悲，悲的就是新疆不断传来战报，西夷人屡败屡战，今天攻打边城，明天跃马抢粮，后天劫杀了前去求和的朝廷命官。

永乐帝虽然早就留了须，可有句俗话说得好，儿子八十岁了，依旧是娘的儿子，所以，他真正亲政不过几年工夫，正想着往明君建盛世皇朝的路上走。内事还未歇，外事不停地来，让他烦不胜烦。

但新疆的事他倒是不太担心的，因为，战报上大都说的是败事……西夷败得惨不忍睹。

更因为，新疆的统军，是历经几朝，对任何皇帝都忠心耿耿的君家军。说起君家军，上至宰相，下至扫地的宫女，没有人眼里不露几分钦佩倾慕的。君家军驻守边疆多年，西夷人屡犯边境，愣是没让他们踏入天门关一步。更重要的是，君家从不参与朝廷内部争斗，无论今日你上台，他下台，他们一概没有意见，只要皇帝的虎符到了边疆，要他们灭谁，他们就灭谁。

说到这里，有人就问了，钦佩就钦佩吧，为什么倾慕呢？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世上一半是男人，另一半是女人，凡女人者，对相貌英俊，且战功赫赫的大英雄，总是有那么一点半点心思在里面的，这便是所谓的倾慕了。

君家将，那统帅君楚禾已经中年，虽说战功赫赫，英俊潇洒，威武雄壮……但年纪摆在那里，胡须长在那里，皱纹刻在那里……虽多年前还引得闺秀的尖声惊叫，骑马一出来，虽有无数的侍卫护着，也会被砸中无数的苹果、香蕉、李子、核桃……但现在嘛，长江后浪推前浪，风头完全被他儿子抢去了。

那一年，君家军大败西夷，差不多灭了西夷大半军队，举国上下同庆。君家一向不得罪人，朝廷内外的帮派斗争全不会拉扯上他们，所以，人缘好，沾亲带故的也多，一时之间上表为之请功的奏折堆满了皇帝的案台。

皇帝初时不以为意，因为君家打胜仗太多了，获赏赐太多了，俗话说得好，赏啊赏啊，就赏得麻木了，也没东西可赏了。皇帝没生公主，也不能把君家将招了做驸马。

但此次不同，请表奏章实在太多，皇帝顺应民心，也不得不表示一下，于是，下旨，君家军休憩整军，进京领赏。

那一年，君辇玉，天朝最年少，最负盛名，最重要的是——最有男子魅力的少将，一身白袍银甲，手持关月大刀，腰佩青虹宝剑，骑在一匹四蹄踏焰的白马



之上，前后左右是他的贴身侍卫……以七星命名，被人叫做北斗七星的七人，骑的全是油光发亮的黑马。七人身穿黑袍黑甲，半边脸挡以黑色面具，七星拱月般地把君辇玉前后左右护住，马蹄声声，整齐划一。他们进入长安大街的时候，众人皆倒吸一口冷气，第一眼，黑与白，对比强烈，七黑丛中一点白，白得是那么耀眼。第二眼，女子皆发出尖叫，中央骑白马的白袍小将为什么会如此与众不同？

眼似星，眉如剑，嘴角含了浅笑，他随便向周围一望，无论是站在街角的，还是倚在二层木楼栏杆的，全感觉到他含笑的目光是望着自己的。

终于，人群沸腾了，大多是女人，手里拿的手帕、荷包、苹果、梨子，全都向中央那团耀眼的白色抛了过去。可女人力气小，大多打到了周围的黑袍护卫身上，因而他们的马鞍上、箭袋里挂满了苹果、手帕、荷包……

尽管马身负重增加了很多，累得马儿有些喘气，但到底是受训的军马，依旧整齐划一地往前走。黑袍护卫更是军令如山，岿然不动，目不斜视……至于骂没骂自己的上司，说他臭美爱显摆，连累下属，就没人知道了。

好不容易有个苹果突破重重封锁，来到了君少将的马鞍上，与他的七位面无表情铁面护卫不同，君少将却是个妙人，也可能当时赶了很久的路，肚子有些饿了，便顺手拿起那没洗的苹果啃了一口……引得整个街面上顿时安静了下来，然后发出雷鸣般的喝彩。那使了吃奶的力气扔苹果的女子，当即喜极而泣，与旁边某闺蜜抱头痛哭，“我扔的，我扔的。”

从此以后，君少将骑在白马上吃苹果跃马入京城的亲民形象就深入人心，跃马杀敌、挥刀斩将、入京面圣、赏金赐银……这些对老百姓来说，太为遥远，但这苹果一啃，立马让百姓们感觉这君辇玉是自己的子侄，自己的孙儿，自己家里养的那只向自己眨巴小眼睛讨食的小白狗，让人亲切得无以复加。

总之，这一啃，把遥不可及的君少将和百姓的距离拉得极近。

再有，这一啃，让老百姓把目光全集中在了君辇玉的身上，便有些忽视本朝的另一位少年人物……二皇子了。

可以这么说，他完全抢了出城迎接的二皇子夏侯商的风头。

说起这二皇子，母妃是当朝第一美女，多年恩宠不衰，美女生出的儿子，自然也俊美之极，加上天姿聪明，三岁能诵词，五岁就背了全篇《论语》……这样的神童，一般在皇宫里会多灾多难，可是他却平安无事地长大了。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他刚露出神童的模样，他母妃江妃就有先见之明地把他送往了青云山，请了

当世五大武功绝顶的武圣来教他习武，再请许多江湖能人异士教他防人下毒、落药、仙人跳、偷鸡摸狗等等。至于阴谋策略，他生于皇宫，集天下阴谋之大家，他不惹人，人自会来惹他，他不用学也会了。自他上青云山后，各种各样的谋杀、暗杀、刺杀，此番刚落，那番又上场，把他锻炼得刀架在脖子上，眼也不眨一下。

如此锻炼法，便把一个原来爱捅蜂窝、爱掏鸟蛋、爱掀宫女裙子的活泼好动的皇子，锻炼成了一位不动声色，不苟言笑，让人不可接近，浑身带了冷气的少年人。他出身贵族，本来一般人就不敢接近，这么一来，更让人不敢接近了。

据说连他身边的侍女，为他换身衣服，都有些胆战心惊。

虽然他容颜似玉，风流倜傥，摆在哪里都如珠玉般耀眼，可他一出场，基本上一公里范围内无人敢喘口气。

所以，当君辶玉在群众的欢呼声中，骑一匹白马，被七个骑黑马的护卫包围着，手里拿了一个啃得只剩下核儿的苹果远远而来的时候，他便微皱了一下眉毛。

在君楚禾的带领下，所有将士下马伏地磕头，听夏侯商宣读圣旨。

在他例行公事地宣读圣旨之时，可能圣旨套话太多，有些无聊，目光从黄色圣旨上移了移，便看清了跪在君楚禾身后的君辶玉很纠结，一直打量着手里的苹果核——到底这啃得差不多的苹果核，是丢好呢还是不丢好呢？

边疆将士辛苦，水果吃得少，一般那苹果吃得只剩下几颗籽儿了……还不舍得丢，种在沙土里，看它发不发芽。

这种表现，是对皇族，对皇上，特别是对二皇子蔑视的表现！

如此一来，二皇子对君辶玉的印象就不好了。

君家军来京城的几天，君楚禾与君辶玉入了几次皇宫，他就找了几次碴儿，开始是言语讥讽、罗列罪名，把功劳说成功高震主，把要钱要粮说成别有用心，吓得君楚禾一迭声地向皇上请罪。

还好皇帝英明，明察秋毫，笑笑作罢。

可君辶玉年少气盛，反唇相讥，说某人锦衣玉食不知边寨辛苦，笼中金丝鸟不知外面风雨……流传出来的话中有句特别经典的——纨绔子弟如见头颅白骨飞溅，吓得屁滚尿流。

言语争辩，最后引得一场大战，地点是在庆功宴上，名目是友好切磋。

地点和名目都很堂皇很喜庆。

为免君臣误伤，这场切磋由皇上下令不得使用内力，他的意思原本是好的，也就图个娱乐，两人用招式舞舞剑，以娱乐大家。



可最后，君轶玉和二皇子两人却打得剑折发散，容颜似鬼，拳来脚往，你挠我脸，我揪你的头发。据宫人说，最后还用了嘴，你咬我一口，我啃你一口。

皇帝动用了内卫十大高手才把他们拉扯开。

还好两人皆武功高强，皮糙肉厚，没受什么伤，脸上的青紫过几天就消了，头发少了一大块用了些生姜每日擦擦也没哪一块变了秃顶。

君家军功劳实在高，皇帝也不好意思因为两少年打架而责罚君家将，此事便不了了之。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西夷军队虽被教训得如此狠，可西夷军却又犯境了。

很可能是听说君家将领全去京城领赏了，边疆无人，所以趁隙而来……真是防不胜防，屡败不改。

所以，原本十天的庆功宴，开了一日，就草草结束了。

这一次，西夷军队的进犯却是与众不同，只因为，不知有何方高人指点，他们研究出一种威力极大的武器，勾刺箭……有毒，能远射，能贯穿厚甲。

等君家将返回边疆，边城守将已败了好几场，眼看西夷军队就要突破边防，进入关内。

后凭君家将的威名，才暂时吓退了西夷军。

败报传至了朝廷，永乐帝上了观星台，夜观天象，感觉紫微星旁的天相星弱了很多，便有些担忧，忧啊忧的，便让他忧出了一个办法，派一个有紫微血统的人前去，以增加天相的光芒。

但也不能让他们合起来，光芒太盛，盖过紫微正身。

于是，他便想到了那打架的年轻人。

于是，二皇子便被派到了边疆，成为督军。

皇子成为督军，待遇自是不同，主帅都让其三分，至于那君轶玉，在他手下吃苦那是自然的了。

至于两个人的恩恩怨怨，其中的细枝末节就不用再说了，只知道其中打了几场胜仗，也打了几场败仗，打得极为辛苦，战无不胜的君家将最后虽然还是胜了，但将士损失惨重。

二皇子夏侯商因此而获“战神”之名，让西夷人闻名丧胆，比君轶玉更让西夷人害怕，他在战场上的凶猛，更甚君轶玉。

因他出战之时，不杀至最后一敌，绝不收手。

就这么说吧，君辶玉胜后，尚有俘虏，但夏侯商胜后，却只有死人。

本朝一连出了两名少年英雄，自是成为闺中少女不绝的谈资与向往。

最后，西夷军终被压制在一角，求和上贡，这仗终于打完了。

可因为败了好几场，与前几年的辉煌战绩相比，皇帝认为君家将在走下坡路，因此未赏也未封。

本来这事便算完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小道消息，渐渐地流言四起，说君家将在这一次的交战之中，疑点甚多，本不该打败的仗，却败了，似在损耗中央朝廷军队的力量，保存培养自己的势力等等。

终于，有官员带头弹劾，墙倒众人推，最后，弹劾的奏章竟比当年为之请功的还多。

皇帝开始不理睬，几番严词厉责，可他是皇帝，处事终要公平，最终派了太子亲自下边疆调查。

这一查，却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很多西疆人都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天空碧蓝，野草碧绿，专门用来处置盗匪叛将的断头台上，跪满了身穿囚衣的君家将。统帅君楚禾原本黑色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那风华绝代的少将君辶玉，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瞧不出原本俊朗的容貌。

周围的群众不敢露出凄凉，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

太子则满脸沉痛，坐在监斩台上，犹豫不决，几番拿起手里的令箭，却又放下了，直至身边的监斩官提醒，“太子殿下，时辰已到。”

他这才露出了痛心之色，眼眶略有红意，不忍再看台上，丢下了令箭。

原本这种时候总要风云突变，阴风阵阵的，可那一天，却是什么也没有，微风软软地吹拂绿草，现出草里的牛羊，远处还传来隐隐的悠扬的笛声。

当鬼头刀落下的时候，断头台上齐齐发出一声怒吼：“宁王殿下，属下冤枉！”

“冤枉”两字伴着回音传遍了整个草原。

二皇子宁王殿下没有出现。

奇迹也没有出现，六月未下飞雪，鲜血未飞溅上黄旗，鬼头刀手起刀落，断头台上只滚下了几十个死不瞑目的人头，瞬间染红了台下的草地。

但依旧发生了一点儿事。

持刀挥斩君辶玉的刽子手是一位从事此工作多年的老人，不知杀了多少强横

盗匪、绿林大盗、绝地枭雄，据闻次次都是一刀而下，从不拖泥带水。但今天，他的手却抖了一下，一刀斩了下去，却未将君少将的脖颈斩断，独留少许连接头颅与身躯。

因而断头台上，独留了君辶玉一人的头颅。

脸肿得看不清原来面目，脖颈之间的刀口流出的血喷涌如泉，身上的白色囚衣污得辨不清颜色。

可有很多站得近的百姓都听清楚了，他清亮的声音一如既往，似带了笑意，“刀不够快，再来。”

那遇佛斩佛，遇鬼斩鬼的刽子手本见惯了生死，杀了人，晚上连梦都不会做一个，往往洗洗睡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可听了此言，手却一个不稳，那鬼头刀便跌了下去，刚好跌在脖颈之间，君辶玉的头颅终于滚了下来。

这个时候，站在周围的百姓才全都下跪，失声痛哭。

太子一身明黄长袍，肩披九章华月，从监斩位上站起，不忍看断头台上血流成河，只望着天边缓缓而过的白云，良久才道：“良将，可惜了。”

处决叛将的消息传到了京师，一连几天，满城百姓说话的声音都小了很多，原本热闹的街市、茶馆一下子人烟稀少。

就连老百姓都感觉到了惶然无助——连君家将都反了，这世界上还有谁不会反？

此事没有牵涉到二皇子，皇帝把他召入京城，封为亲王，修府建第，送娇姬美妾，委以重任。

据闻宁王从此沉迷女色，让皇帝大失所望。

据闻皇帝看了太子递上的奏表，只微微叹息了一声，然后宣布退朝。

据闻景寿宫的皇太后一连吃了三天的斋，断断续续的木鱼之声暗沉郁重，敲得人心微酸。

或许此案牵连不广，草草了结，让一帮准备挖了萝卜带一大串泥的审案官员大失所望，复而上奏称颂，皇上英明仁慈，以此可知。

结案后的几天，宫人们都说，某一晚，皇上又上了高台，观了半天星象，脸色平静地下来了，却未传歌舞，未有丝竹。

只是一连好些日子，脾气好了很多，挨骂的宫人少了。



【第一卷】

俏将军 弱美人 西疆故人暗生情

他失神地望着我，眼内流露出我不懂的光芒来，仿佛坠落暗星忽然之间耀出最后的光彩，又仿佛冬天隐藏在灰烬之中最后那一点星芒，『你……到底是谁？』

我一惊，转过脸来，不经意之间却看清了屋角那面大镜子里映出的自己的人影，竟然凌厉如出匣宝刀……



第一章 锦绡罗帐



我是被透骨的丝线凉意冻醒的。

一睁眼，就看见了镂空雕花的木柜的柜角，侧头望去，远处滴珠珠帘下端有一个倾倒的薄胎瓷的酒樽，珠帘随风而动，滴珠扫在酒樽上，清脆作响。

从珠帘下望过去，锦被一角垂了下来，与黄杨木地板相接，顺手摸了摸，触手冰凉，才发现，原来自己睡在地板上。

又看了看身上，我松了一口气——晚宴之时身上穿的红绡罗裙完好无损。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酒能驱寒，先拿瓶酒来饮饮。

爬了起来，我便想走过去拿起那樽酒。

才掀起珠帘，我就被满屋的柔靡吓了一跳。

同一张床上，并排躺着的三人，林美人和孙美人一左一右地拥着宁王睡着了。靠床边的，是林美人，她脸上犹带着春宵之后的红润，一条洁白如玉的胳膊压在绣有九华葡萄的锦被上，而头却枕在宁王的臂上。另一边，则是容颜秀美的孙美人，满头的黑发散在宁王裸露的小麦色胸膛上。往上望去，我瞧见了宁王如石雕般深邃的脸庞，轻皱的眉头，微闭眼眸上投下来的浓浓眼影。我忙转过头去，倏地脑里回想起昨晚他们三人的颠倒荒唐，我脸皮算厚的，也不由发烧。

如此一来，五官倏地灵敏了起来，鼻子便闻到了满屋的酒香，是千金难求的琥珀玉的香味。

想要仔细想想，我却发现自己脑海里一片空白，不明白自己为何躺在地板上，但昨晚他们三人的旖旎景象却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中。

来府之前，我便知道宁王荒唐，却没想到他会荒唐成如此情状。昨晚的他，

哪里像一个百战沙场的大将军，只不过一位沉迷女色的纨绔子弟罢了。

我暗暗担忧，我是不是选错了？

不过还是先找酒瓶喝两口再说。

看着远处倾倒的酒瓶，想想里面应该还剩下几滴，我便踮起脚尖走过去，听到一声脆响，才发现原来自己踢到了倒在地上的酒杯。脑中的记忆仿佛被这一声脆响打开，我倏地想起昨晚，宁王微醺着双目，将整瓶的酒灌入我的喉中，胸肺之间还残留着烈酒入喉的辛辣，可所有的记忆，到此时便戛然而止。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敲了敲头，别的没想起，小七的话倒想了起来……

他告诉过我，“你的头部受了重击，略一受创，便会发生短暂失忆。但你这个人是个牛筋脾气，固执难搞，连记忆都是。常人那失去的记忆失了便失了，你却不同，隔不了多久，那失忆的部分便会重闪回来。”小七又担忧道，“你去青楼，如略不小心，撞了一下头，却忘了自己是去干什么的，也忘了自己原本的身份，被人拉入了锦绣罗帐，惹得身边人浑身是火，刚要入巷之时，忽然间记忆又全回来了……”他很忧郁地道，“我很怕你因此被人挠死。”

我将茶杯盖在茶杯边缘磕了磕，斯斯文文地回道：“在你眼里，我竟蠢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

他道：“这可难说，你忘了人家堵在门口骂你薄情负义的事了？”

我无语。

他的担忧不大多见，但我很感动。

小七是我的邻居，是个闷葫芦，不过那是对别人，对我，他经常滔滔不绝，语出惊人。

还未等我忆起，锦缎暗移，拂袖生香，三人相继起身，带来满屋的香味。

我不敢抬头，略垂了头在床边候着，看着那酒瓶被三人的脚扫来扫去，终被林美人轻松地拾起，搁在了妆台上，看到她的手势，那酒瓶显然是空了。

衣衫与裸露的皮肤互相摩擦的声音很暧昧，林美人与孙美人的声音软糯，“王爷，可要先饮杯茶？”

“王爷，妾给您拿条毛巾……”

她们的声音与平日里的清脆不同，让人一听，便想起昨夜屋子里那春意无限……